往里走

严国庆

“往里走”三字,是许倬云先生新近著作书名的前半句,后半句是“安顿自己”。他年事已高,书中文字是请学生执的笔。休息日,我手捧书籍站在窗前,有个画面被秋日的光线勾勒了出来:90岁的许先生边想边说,执笔的学生边记边听。我往文字里走,如入其境,似闻其声。“往里走”,像是日常的引路和邀请;“安顿自己”,一如日常的愿望或嘱咐。

很直白,很温暖。想起年轻时出门,父母会在家门口、车路旁说一句话:“安顿好,来封信。”后来,我们自己经历过一次次“安顿”亦为人父母,送孩子上大学、出国门,临分别,总会拍拍他的肩膀说“安顿下来,来个信息”。细细玩味,把自个安顿好,有一份踏实、笃定在里边;希望亲人朋友在外好好地安顿,就会有浓浓牵挂和祝愿系在上面。

安顿的事,谁都会呢;要安顿,得往里走,谁又能不懂呢。大家都会、都懂的事,史学大家把它写成了书。许先生可是有深意的: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哀怜,为这个世界痛苦,为这个世界半夜流泪,但我也为世间人性光辉的部分感觉欢喜且心存希望……他所希望的“往里走”,是说做人要努力往内心探索,不论做什么、遇到什么,都要让心安定,不糟蹋自己;人一辈子做的工作就是训练自己、教育自己。之中的“里”,是哲学层面的“心”和“脑”,主导人的心态,包括了感觉、知识、理解、反思、觉悟,甚至智慧的总和。放在数字化的语境里,就相当于一个大的数据库,处事也罢,观察也罢,讨论也罢,陈述也罢,能存储优化,看见周围事物的变化,感受变化对自身的影响,找准变化对自身影响最深的部分。于此习得更多的包容、慈悲、原谅和超越,就能一步步提升能力,提升人格。而这不是靠打坐、读经、数呼吸可以得到的,需要观察、学习、回收、内化。外在对人的影响越小,心就越安定。他把视野还拓展到“疫情之下,这个世界会好吗”,寄希望于人类经疫情学到经验,懂得互相帮助,懂得互相关心,懂得为彼此分忧,也彼此分享拥有的物质资源。许先生说:“我是中国人,我照着中国传统的解释,把这种心态、这种往内心的探求,称作‘往里走’”。

“安顿自己”讲己安,却远不止是一己之安,还要修己以安人。这样的“往里走,安顿自己”便超越日常,自成境界。许先生希望人们“修你自己,像修一棵树——剪掉树上的残枝枯叶,加水,加肥料,不断成长进步,这是修己;把‘修己’这一步完成了,接下来才有能力去‘安人’”。他认为“有大能力的人,可以做一件事情以安百姓。我们能够安周围的人、伸手能碰到的人、对面说话的人,就是安人了。就‘安人’而言,我们一生能安几个人呢?”

一个问号,满满人生。

当物理物质意义上的“往里走,安顿自己”没什么大问题时,精神意义上的“往里、安顿”,成了不太容易做到的事。简单七个字,丰盈的一句话。现实当中,身有归宿、一日三餐比较容易,放下行囊安顿下来也相对容易,心有所向、尽心而为之却不那么容易——快意与烦忧转换得很猛,喜欢和厌倦来去得很快,机会与风险交接得很急,清醒与迷茫跟得很紧,焦躁和愤怒走得很近,感动与遗忘发生得很迅速……我走在生活里头想到这一些,再来回味许先生说的七个字,就觉得更像是忠告。

许倬云先生的书是老友卡明推荐的,我当即网购来读。书里书外的情感与理性,也便往我心里走了。

“别说自己老了”

孙渝烽

今天是黄宗英老师逝世两周年纪念日,我深深怀念这位前辈,这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和作家。

记得十年前吧,我们几个去华东医院看望了张瑞芳老师。瑞芳老师说:宗英老师也住在这里,你们去看看她,她会很高兴的。于是,我们告别瑞芳老师,就来到对面大楼宗英老师的病房。她正坐在窗前看书,阳光照着她满头白发,看上去依然那么清秀。

当她知道我们都是上影厂的退休老人,很是高兴。她说:“退休了,千万别说自己老了。我最近写了一首小诗,就是说这个事儿。”她从桌上拿起这首诗给我们看。太好了,我们很快就把这首诗抄了下来。

宗英老师很健谈,跟我们聊天,她很感慨地说:“人生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在全国转了一圈,最后到了老年还是回到了上海,和老姐妹住在一起(指华东医院)。我们常见面聊天,怀念当年在上海拍戏的情景。虽然很艰苦,但生活很有意义,很充实。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,也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成长之地……”

怕打扰她太久,我们跟她告别。

“别说自己老了”,宗英老师这首诗这些年一直鼓励着我。这首诗后来几乎成了我的保留节目。去老年大学讲课、去社区搞活动,凡是跟老年朋友在一起,我都会跟他们念这首诗,对自己是一种鼓励,也感染了很多老人。老人们听完这首诗,还会向我要,所以我在手机里保存了一份,转发给他们。

深深感谢宗英老师写下这首诗,对我们老年人是一种莫大的鼓舞,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。

“别说自己老了!别老说自己老了!!根本别去想自己老还是不老。/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中跳跃,未来的蓝图依然盘旋在我的头脑……”

宋庆龄的文艺爱好

朱贤磊

宋庆龄这位“上海女儿”多才多艺,在父母的培养下会弹钢琴,能歌唱,直到晚年还常以绘画自娱放松。在她1907年留美求学时的动物学笔记上,曾留下过一只蝴蝶的“倩影”,线条清晰明了,形象栩栩如生。

关于宋庆龄与电影的故事,已有许多研究。但是宋庆龄为什么喜欢看电影呢?也许我们能从著名经济学家杨小佛的回忆里寻找历史的“蛛丝马迹”。杨小佛读初中的时候,父亲杨杏佛曾带着他请宋庆龄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电影《生路》,这部电影描写的故事是:俄国革命后,居无定所的街头流浪儿为新政府所收容,让小孩子们上课受教育,将大孩子们集中起来培训、安排工作,使每个人各得其所,生活有依。宋庆龄观影后,与杨氏父子进行了热烈的讨论,宋庆龄第一时间联想到自己的祖国,“中国将来也要这样做,使流浪者能改造为新人”。杨小佛说,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,使得宋庆龄后来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(中国福利会的前身)“救济上海街头的流浪儿童”,用陶行知“小先生”的做法,让孩子们在互相的“传帮带”中传播知识,茁壮成长。宋庆龄晚年常在北京和上海的寓所播放电影,邀请亲友、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前来观看,电影主题涉猎广泛,既有《简·爱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这样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经典之作,又有《闪闪的红星》等鼓舞人心的革命电影,既有《灰姑娘》《天鹅湖》这样的童话故事,又有《战上海》《冲绳决战》这类军事题材的宏大叙事。宋庆龄看过《闪闪的红星》后,对影片中两位天真可爱的小演员给予了好评,特别邀请他俩到北京寓所参观留影。文明与文化的宝库中,蕴藏着激发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之源,宋庆龄喜欢电影,也正是为了在“为新中国奋斗”的征程中积蓄能量。

宋庆龄喜欢音乐,也许最早得自于父母的熏陶。少年时代,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,就是晚饭后围坐在一起,母亲弹钢琴,曾在美国有传奇经历的父亲则以浑厚的男低音,教大家唱美国民歌和通俗歌曲。抚琴歌唱,也是宋庆龄与孙中山温馨的甜蜜回忆。1914年夏天,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共事。据当时在场的孙中山友人梅屋庄吉的女儿回忆,有天晚上,宋庆龄在晚饭后弹奏了钢琴,并且演唱了非常动听的女高音唱段。宋庆龄独唱的时候,孙中山马上抱起当时在屋内四处乱走的小妹妹千势子,用手指在嘴边做了一个“保持安静”的手势。整段演唱的时间,孙中山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。谁都看得出,孙中山已深深地为高贵文雅的宋庆龄所吸引。

音乐和弹琴在晚年依然是宋庆龄工余时放松身心的最佳选择。有些熟悉的曲子,宋庆龄不需要乐谱,能够完全地背下来。她最喜欢弹约翰·斯特劳斯的《蓝色多瑙河》《维也纳森林》等和贝多芬的《致爱丽丝》《月光奏鸣曲》等经典曲目,肖邦的一些钢琴作品也是她的最爱。在宋庆龄故居及纪念馆里,就收藏着宋庆龄保存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贝多芬:钢琴奏鸣曲10》等唱片。

宋庆龄晚年常以花卉、小动物为主题,绘画创作,消遣养性。现在京、沪两地的故居还有她的画作展出。宋庆龄寓情于景,常含蓄地以画画表达自己的心声。1976年9月的一天,宋庆龄把秘书张珏请去,对她说:“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幅我的画吗?今天我送你一幅。”张珏一听非常高兴,接过画一看,只见宋庆龄在一张8开大小的铅画纸上,画了一只正立在石头上打鸣的大雄鸡,画的东方,一轮旭日冉冉而升。宋庆龄给这幅画题名为《报晓的雄鸡》,并送给了张珏。当时正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前夕,这张画作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宋庆龄的心声。

高雅的艺术爱好可以修身养性,也体现一个人的品格志趣。现在的孩子常因为学习书画等艺术特长费时费力而苦恼,偶尔看看影视作品又觉得耽误学习,很多父母认为文艺只是进入好学校的“加分项”。读了宋奶奶的故事,相信能提供对文艺爱好的认识和感悟。愿“小树苗”能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梦里描绘美好的未来。

山路弯弯(摄影) 侯伟荣

一卷瑞香添古意

汪 洁

人在草木间,当有草木之爱。冬天,喜欢在室内放置一盆瑞香,等待春节前后的花开生香,暗香不绝。观其金色边缘的绿叶,粉白色的绮丽花苞,颇有祥瑞的古典气质,“真是花中瑞”。

立春后,百花争艳始,茶梅、蜡梅和香梅从初开到热烈盛开,瑞香便也粉墨登场了。“看了香梅看瑞香,月桥花槛更云窗。”瑞香名副其实,早春二月,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,长长的枝叶间点点卷卷的花苞,渐渐绽放,一树婆娑,成簇四瓣粉白色小花,香气袭人,沁鼻慰心。

学古人的样子,围炉夜饮,一株亭亭的瑞香在壁炉边,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旧茶几上,在幽微的光线下,在静中,展开一卷古诗书习读。满室隐隐透着一抹古意,花开的细细暗香伴着诗意书香,碎碎念念,前尘往事,阵阵清风,好不惬意。

一卷瑞香添古意,人间烟火里,最好有三分花香,七分古味。

松子鱼的浪漫

黄峪

第一次吃到松子鱼,是在舅舅的婚宴上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广州,粤菜松子鱼是婚宴常见的好彩头菜式,整条鱼上台,卖相艳丽,鲜香扑鼻,酸甜适口,酥脆滑腻,寓意有头有尾,圆满幸福。童年的我,对这道菜实在是一试难忘,觉得幸福浪漫的滋味莫过如此。长大之后,我试着追溯这道菜名字的来源,想搞明白松子和鱼之间的关系,这才发现原来这道菜来自苏州菜“松鼠鲤鱼”。乾隆下江南时曾品尝此菜,改良为“松鼠桂鱼”,遂成为苏浙菜式中的一道名菜。广东人不喜欢“鼠”,大概不是因为怕这种小动物,而是因为想避开谐音的“输”。类似的例子也见于被改称为“胜瓜”的“丝瓜”。

现在粤式婚宴上,必备菜已经换成了清蒸海鱼。但与清蒸鱼相比,松子鱼做法其实更为繁复,考验厨艺。从1.5公斤的鲩鱼上起出600克鱼肉,片成对称鱼柳,切出“人”字刀花,抹上蛋黄浆,拍上干生粉,把握时间落镬用180℃滚油深炸,然后再改中慢火浸炸,待鱼身变硬,便起镬淋汁。这个汁料极有讲究,需要用到五柳料和糖醋汁。五柳料和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无关,五柳指的是藠头、红姜、木瓜、青瓜及萝卜这五种瓜菜,以米醋和糖腌制后,切成比米粒稍大的粒状,用蒜蓉起镬,加上葱白粒和青红椒粒一起翻炒,遂成五柳料。加入糖醋汁,将料汁淋在炸好的松果形状全鱼身上,撒上松子仁,便可摆盘上台,以待宾客。

喜欢酸甜香脆口感的我,这些年来一直对松子鱼极有好感,一有机会就想尝试。两年前有机会在苏州园林环绕之下,点上一条松鼠鳜鱼,兴高采烈地开动,鱼肉鲜美浇汁开胃,算是心愿已偿。可是试过之后再吃,就没有了原本的惊喜和期待。原来追本溯源,反而会让自己失去了想象空间之中构造的无限可能。

少年时相信这样的一句歌词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”。但年岁见长,才慢慢明白人生两大遗憾,无非求而不得,或是终遂所愿。这种白月光和朱砂痣的悖论,张爱玲早就写得通透。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之后,也就把各种笑话节省下来说给别的女子。葛薇龙最终嫁给乔琪乔,也没想过真的能把云收进坛子永远为所谓爱情保鲜。两人若真能日夜相守,也许慢慢就会习以为常,渐渐木然,未必能珍惜相聚时光的鲜活灵动。多年之后倘若故人相逢,仍能同台共饮,心无芥蒂,不顾仪态,说笑间把一条松子鱼从头到尾吃得干干净净,想来也会是一种小确幸。

七夕会

校门观“潮汐”

刘友杰

生命在于运动,我给自己定了每天早晚两次步行锻炼:沿小区周围人行道遛个弯,兜一圈。这么一圈步行,要经过周围三条大小马路,算下来有一万六千多步。这里居民区集中,各种配套设施俱全,散步观之,人间百态直呈眼底,世俗风情抚慰心扉。最能勾动情愫的,是那些个学校门口上学、放学的孩子们身影。

这一带有三所小学和两家幼儿园。早上7点半或8点左右,校门口的两边人行道上就出现了孩子与送学家人的走动,仿佛山涧里蹿出的溪水细流,一股股、一条条地往学校奔来。他们多两两同行,或父母与子女,或老人带孙辈。父母送学后还得赶着上班,未免心急火燎,边走边让孩子背诵课文,复述单词,叮嘱又鼓劲;孩子背着沉沉的双肩包,好像没醒,情绪多不在状态。再看送学老人呢,斜挎孩子的书包,手拎小水壶,搀着孙辈的手,急行碎步,一点不敢慢下来。空气中有点紧,有些沉。有时偶尔看到有小朋友快走近校门,突然出现状况,涕泪交混,哭出了声。慌了送学的,忙了值日老师。远远望了,隐隐心疼。

下午校门口的气氛则迥然不同,大幕换成了喜剧场景。还没到放学的时候,已经有家长陆续地来了,骑坐在摩托上伸脖张望校门的,立在路两边低头翻看手机的,因接送孩子而熟络互相聊天的,心态各异,却都呈轻松状。保安大叔一般会提前插桩拉绳,隔出校门口和门两边的蛇行通道,挂上学校各班级放行秩序黑板,先安定人心。接娃的人越聚越多,延续黑压压七八十米,电动车摩托车人行道塞不下,溢到了马路边边。渐密的人气、车流,把放学的轻松快乐膨胀到周围马路一两百米远。

随着学校广播声响,网状横栏缓缓开启,排好了队的小学生像杭州湾的潮水,扑向了等候在外的结实人墙,并迅速消融其中,一眨眼就不见了。满街如同过节,只有孩子们发嗲的亲热,和送到嘴边的美食。学校考虑照顾上班族接孩子,还实行了分段式放行晚托班,因而这样的开闸,还将重复两次直到晚上6点。

只有一所小学有别于其他学校,放学的场面如潮水排涌,可谓浩荡畅快哟!它地处大小马路交叉口,门前是一条两车道的小马路,放学就是精准控制的一次性“潮汐”,前后不过20余分钟。多数孩子乘坐校车,少量父母开车来接。先让等在校门口的父母按秩序与前来的孩子互认,接着阻车桩悄声落下,载着满座小学生的橘黄色校车,一辆接一辆地在交警和保安的指挥下,驶上高峰期的小马路。风声人声车声叠加,宛如潮涛吻岸,波涌声宏。接上孩子的年轻父母们油门一踩,向着家的方向驰去……

这些校门前的“潮汐”,我想,它涌来时是希望,奔去时是梦想。

养育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 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本报零售价 每份 1.00元